Wenbi 诗歌

归途

■流泉

只待秋风吹
割舍，岁月的毛边

黑的苔藓
有一米光的执念
暗在鞭打
陀螺在转

而时光隐忍，有
石头之意志
有风，有一棵树之信仰
有温暖

未知的明月
不在来路上，一定在归途中
看不见尘世的辽阔
但我仍相信——

一块铁
自我磨砺，有小小的
火焰……

雁荡剪刀峰

■陈秀新

乍睹娇容日已斜，雁山枫冷晚无花。
霜锋为我中天出，一剪溪云散作霞。

冬日过雁荡大龙湫书所感

不见奔涛卷雪姿，斜阳立尽叹无诗。
崖高谁诩九霄上，岁旱何祈十雨迟。
海韵入怀曾自得，珠帘悬壁够人思。
仰头欲唤滂沱出，一派澄清天下知。

忆云和大苗山劈篾路

■李会迪

卅里羊肠百八弯，肩担行李上坡艰。
竹场远在白云畔，畲寨灯光亮陡山。

Wenbi 小小说

皮 鞋

■倪蓉棣

周日下午，周泽光帮助钱主任在办公室写论文。钱主任是位女强人，什么事都逞能，她读研究生函授班，毕业论文写得比谁都认真。这害苦了周泽光。

周泽光现任综合科科长，钱主任要是再拉他一把，他就可以进主任班子。何况，钱主任待他特别好，不时送虫草、人参等滋补汤让他服用。他愿意替钱主任吃苦。

不过，今天周泽光心里有些怨气。因为今天是老婆的生日，本来他计划陪老婆去商场买衣服的。可现在，他在这里帮助钱主任写论文，老婆会不生气吗？

想到老婆会生气，周泽光便显得心神不安。他老是打错字。

钱主任看出来了，她轻轻叹了口气，对他说：“你累了，下午就不写了，我们去街上泡个脚，放松一下吧。”

周泽光马上推托，但没用，钱主任把话给讲死了：“今天我忘了带钱包，我让你去，是想让你埋单的，你不去，是不是想看人家笑话我啊？”

没办法，周泽光只好跟随钱主任进了嘉文洗脚城。

嘉文洗脚城经理将他们安排在一个小包间里。

钱主任点来了两位男性技师。她嫌包间里光线太亮，便打开电视，关掉了所有的灯。她毫无顾忌，脱去了裙子，露着两条白晃晃的腿。

包间里微光摇曳，显得比较暧昧。而且，两位男技师目光传来递去，嘴角挂着神秘的笑，好像在怀疑他们是一对野男女一样。周泽光觉得很不自在，他索性闭上眼睛，躺着睡觉。

钱主任伸过一只手，软软地搭在他的左臂上，他将它轻轻推开了。

一个半小时之后，他和钱主任才起身告辞。

但穿鞋的时候，周泽光忽然发现，服务员拿错了皮鞋。他的皮鞋半新不旧，是前进牌的，已穿了三个来月，而眼前这双皮鞋，崭新瓦亮，是红蜻蜓牌子，显然是新买的。

于是，他对服务员说：“你们拿错皮鞋了。”

两位服务员朝钱主任笑笑，不作声。

钱主任连忙说：“他们没有拿错，这鞋是我买的，你那双鞋已旧了，该换了。”

周泽光慌了，忙不迭地说：“这不行，这不行，我咋好意思让领导破费呢？”

“嗨，”钱主任嘿嘿笑了，“看你说的，一双皮鞋值多少钱啊？这段时间，你连续加班，牺牲了好几个休息日，都累坏了，我……我都不好意思呢。老实说，论报酬，我就是给你买十双皮鞋，也不算多呢。再说，这皮鞋是鞋票换来的，我并没有贴钱啊。”

“可……可鞋票本身也是钱啊！”

“你别再说了，这是我的一片心意，你必须收下。”钱主任不容分说，上前一步，蹲下去，亲自给周泽光穿起皮鞋。

周泽光把钱主任的手撂开了。

第二天上班，周泽光来晚了一步。他一进办公室，钱主任就跟了进来。

钱主任眼睛亮，她一眼便看清了，周泽光今天穿的皮鞋，仍然是他那双半新不旧的前进牌皮鞋。她蹙蹙眉头，轻声问：“我送给你的皮鞋怎么不穿，你是不是嫌它档次不够高啊？”

周泽光红了脸，连忙笑着说：“不是，绝对不是，你听我解释——我这双鞋还好好的，至少还可以穿半年，扔了太可惜，所以我还是穿了。另外，不瞒你说，昨天是我爱人的生日，我本来就想买件什么纪念品给她，后来正好碰上你送给我皮鞋，所以……”

“你将它送给老婆了？”钱主任睁大了眼睛。

“可以这么说，”周泽光嘿嘿笑了，“我拿着你的鞋，去店里换回了一双女式鞋，然后以你局长的名义送给了她。”

“以我的名义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我送给你的情，到哪儿去了？”钱主任冷冷地问。

“嗨，”周泽光又嘿嘿笑了，“我和爱人不分彼此，如同一个人，你将鞋送给了她，就等于送给了我。其实，我们两人都领了你的情呢。我爱人还说，你太客气了，今天无论如何要过来一趟，当面向你致谢。”

“你……你马上打电话告诉她，”钱主任把手一挥，不耐烦地说，“我很忙，你让她别过来，以后也别过来。”

周泽光瞪大了眼睛。

“妈的，你这鞋太臭了，你……你早点给我扔掉！”钱主任忽然踢了周泽光一脚，唬着脸走了。

周泽光脸红得像猴屁股，窘得说不出话。

Wenbi 散文

秋天

■黄江宁

当桂香想方设法撩拨我们的心弦时，秋天，已经在不经意间上演高潮了。校园的秋天，没有“秋风扫落叶”的萧瑟，也没有“我寄愁心与明月，随风直到夜郎西”的忧愁。处处春意盎然，意犹未尽。要不是桂花香已飘逸，还真料不到，秋天的来之迅猛。漫步在桂树下，陶醉在花香中，真是感慨万千。夏日的燥热早已烟消云散，凉风习习，轻轻地拂过耳际，奏响了一曲秋天专属的奏鸣曲。

下课了，我百无聊赖地趴在窗前，望着那绿意葱茏的树。但，毕竟不是完美的。不经意间，一片微微苍老的叶脱离了枝梢，和着微风的影，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，须臾，便落下，飘得无踪无迹，悄无声息。回望枝头，更多的叶子，还是继续葱茏着，显出那勃勃生机。说来也奇怪，校园里，没有哪一棵树是光秃秃地伫立着，就和春、夏一样，没有萧瑟，只有不一样的繁华。这，就是乐清的秋天之美吧！最美的，还是莫过于秋夜校园之湖了。月光尽情地在湖面泼洒皎洁，波光粼粼，更彰显湖之宁静。闲暇时分，一个人散步在湖边小径上，细细倾听那秋风拂过柳枝的曲子，它随心所欲地舞动着，在平静湖面的映衬下，愈加让人着迷。这动人心弦的季节，将一直在我的心中。啊，这美丽而又多姿的秋天！

Wenbi 散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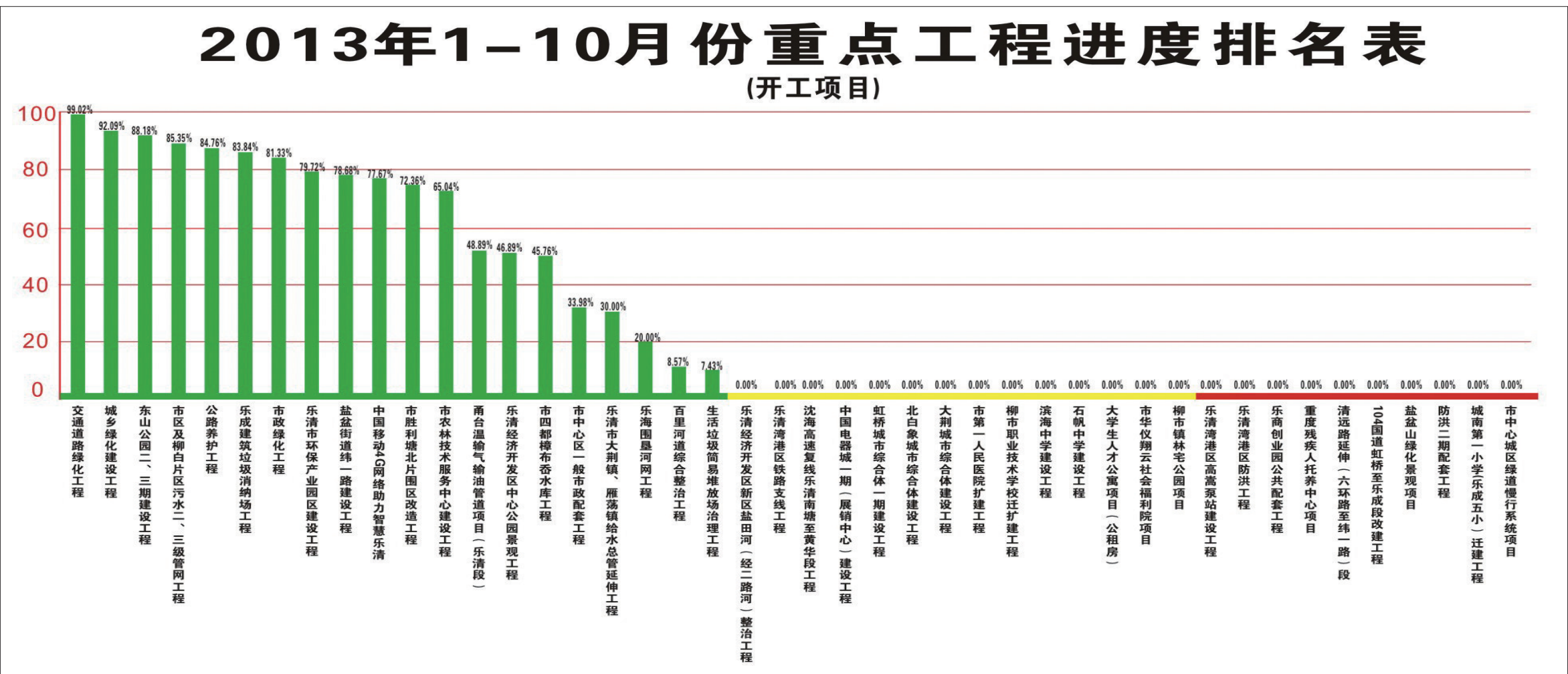
水果小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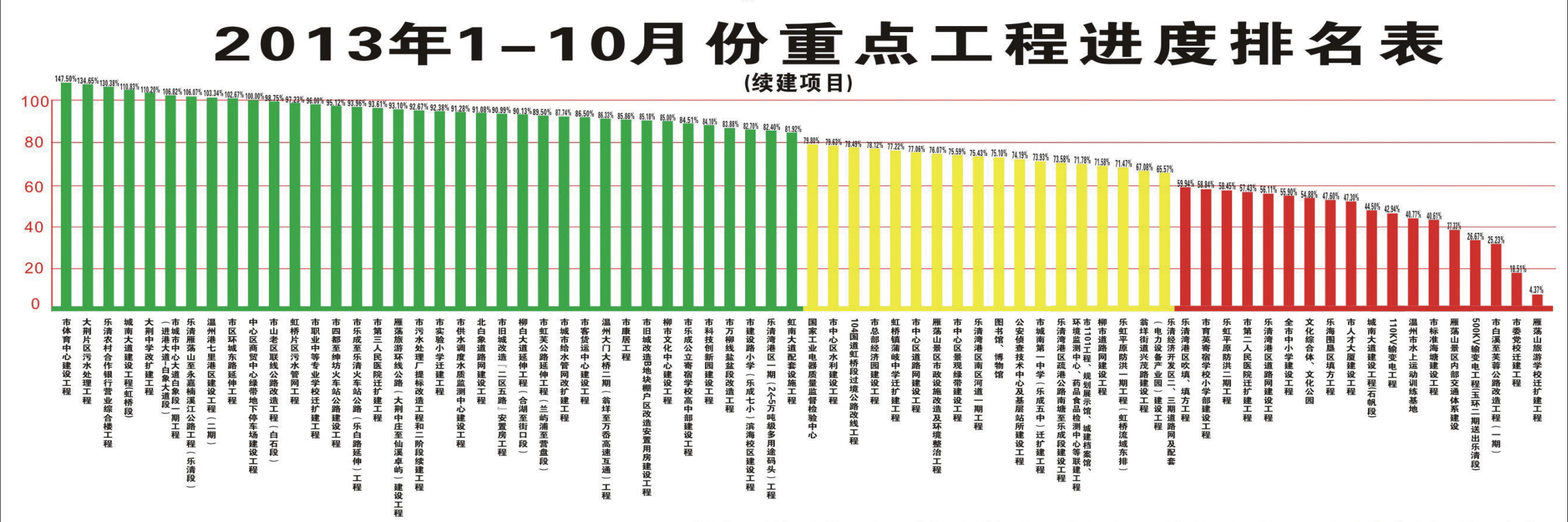
■徐杏干

虹桥的秋天是冷涩的，虹桥的秋夜更是冻人的。在这样的夜晚，即使走在虹桥的街头都是让人瑟瑟发抖，更不用说骑车飞驰在冷飕飕的僵硬的马路上。在蓦然骑行间，路边昏黄的路灯下，一位老妇人坐在板车后的长凳上，双手搀在一起紧紧的捂着身子，冷风从背后吹来，催弯了本已佝偻的腰，身前的板车里零星的散落着香蕉和橘子，还有一堆面目难堪的苹果。一辆辆车子从她的眼前疾驰而过，激起一阵阵的灰尘弥漫着她眯着的眼睛，望穿秋水却没有驻足停留之人。

我骑行着，想起了那么一段小故事：“雨雪的时候、天冷的傍晚，遇到卖菜的、卖水果的，剩的不多了又不能回家，能全买就全买，不能全买就买一份，反正吃什么也是吃，买下来让人早点回家。”在思考犹豫间，我已经骑行出两百多米的路程了，但我还是掉头骑了回来。老妇人见我往她的水果车而来，放下了搀在一起的双手，佝偻着的腰也一下子挺了起来，两只眼睛放出了明亮的光芒，双手做着拿袋子的动作。我让她把仅剩的一点香蕉都装进袋子里，然后询问橘子的价格，老妇耐心的讲解：这些是南阳橘子，很贵的。我笑了笑，问道：“多少啊？”老妇一本正经的答道：“三块。”我微微一笑，让她把这些橘子也都装进袋子里。我庆幸着自己能像故事中所说的那样做了一件好事，于是就和那老妇人聊了起来。

我问她为什么不摆到热闹点、人流量大的地方去卖呢，那样的话或许会卖的更好。老妇人笑了笑，回答道：“那边水果摊多，竞争力大，而这边虽然冷点，下班回家的人也不少，只有这么一个水果摊，也有生意的。”我听着，也频频点头，认为她的想法也有道理。她继续地说道：“之所以摆在这里，还有一个原因，路人知道这边天气冷，所以都会买点我的水果，让我更早的回去。”我听完，拎着水果袋子一声不吭的骑行在前进的路途上。





备注：市行政管理中心广场人防工程、港区北区沿海堤坝工程、220KV输变电工程已建成。